

稿，本系車行健教授辛勞籌備，林啟屏教授、陳逢源教授、車行健教授悉心主持，中央研究院文哲所林慶彰教授、臺灣大學中文系夏長樸教授、本校歷史系劉祥光教授深入與談，諸先生推動學術精進，令人感佩，謹此虔申謝忱。行政院科技部、本校研發處提供經費補助，俾使活動順利完成，於此一併致謝。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 曾守正

序 2

田浩教授是政大中文系 2015 年「王夢鷗教授學術講座」的主講者，從 2005 年設立此講座後，每次講座結束後，中文系都會將三場演講的內容，連同主持人、與談人和與會者的相關發言加以紀錄整理，最後集結於一冊出版。在歷經半年多的繁瑣整理、修訂和校改的程序後，在演講集出版之前，曾守正主任囑咐我從學術的角度，對田浩教授做些介紹與推薦。身為本次講座的策畫者，這個工作本是義不容辭的，但又深感惶恐沈重，蓋因田浩教授學貫中西，尤專精於儒家史、中國古代史以及中世紀歐洲思想史。先不說西方的學術，即使是中國方面的研究，我都不見得有多少置喙的餘地，對其學術做介紹與推薦，著實談何容易。

我個人對田浩教授的認識是在研讀他的《朱熹的思維世界》之後，此書的內容、觀點與寫作方式讓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後來因林慶彰老師的引介，有幸在中央研究院結識田浩教授，並趁其於 2009 年擔任臺大歷史系客座教授的機會，邀他至政大演講，之後又有幾次機會與他共同參加國內外的學術會議。在這些不算多的實際接觸與交往經驗中，讓我有機會對田浩教授有更多的了解，而此了解同時亦促使我對儒學內涵的反思。

儒學的內涵為何？這自然不是容易回答的問題，但不可否認

的，人倫秩序的講求和實踐應該始終是儒學的核心成分，讓我驚異的是，田浩教授不僅是用他的知識和論述，更是透過他的身體力行，將中國儒學的核心內涵，給「展示」出來了，兩個例子或可見其一斑。在 2009 年暑假時，田浩教授與王汎森、黃進興等同門一起籌畫為他們的恩師余英時先生出版八秩壽慶論文集，我接受田浩教授的委託，幫忙編纂余先生的著作目錄。之後的幾個月間，常為了目錄的內容、體例與相關資料的問題與他電函往返商榷，深感他做事的嚴謹認真。最讓我感動的是，當論文集於當年年底出版時，他打算將論文集帶到美東親呈給余先生。但其時美國東岸正遭逢罕見的大風雪，田浩教授其時已搭機從亞歷桑那抵達紐澤西州的 Newark 機場，但受困於風雪，田浩教授在用電話和余先生聯繫後，最終聽從余先生的勸告，滿懷失望地放棄謁見余先生的計畫。他對待余先生所表現的師徒情誼，令人動容，誰會因此而認為只有中國人才會講求尊師重道？又如，田浩教授的岳父母葬於臺北近郊，每次他來臺灣時，都會去其岳父母下葬處掃墓祭拜。這對注重慎終追遠的中國人來說，無疑是孝道的表現，但此舉之於金髮白膚的田浩，卻又似乎是極尋常不過的事，豈孝道亦非中國人之專擅？

如果慎終追遠和尊師重道都是儒學內涵的具體體現，則此講求人倫綱常的儒學就首先不僅僅是知識的、理論的存在，而是體現於人們生活日用的實踐中。其次，這種實踐應是不分地域、國家、民族與文化的，不是只有中國人才懂得慎終追遠、尊師重道，而是天下人類皆同的，這種儒學是具有普世意義的。甚且，這亦逼使我們

去追問，這些倫理規範難道只是儒學所獨有的嗎？其他文明或學說體系就沒有嗎？如果其為普世意義的價值或行為規範，就不應該為某文明或學說體系如儒學者流所專擅。反過來說，如果只為某文明或學說體系所壟斷者，則其很可能就不具備普世意義。準此，在田浩身中所體現的人倫規範，既可說是儒學的，蓋因其為儒學所強調；但又可說是超儒學的，因其具有普世價值。田浩所行或可許為合乎中國儒家之教，亦可視之為無與於儒學的普世價值。然則儒者乎？西方的儒者乎？或遵循普世價值的西方學者乎？不知田浩教授會如何定位自己？

2016 年 6 月 2 日車行健謹識於國立政治大學